太函集

太函集卷之二十三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十二首

山西鄉試錄序

在今甲諸鄉國三歲論士則録其人文之入彀者籍奏之　上紀萬曆之七年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某在事夙夜懔懔務操精白爲百執事先提調則屬某某監試則屬某某會先御史某遣聘諸文學自四方至則以某主考試某同考試闈以内外陳力臧事惟其人乃合巡按宣大御史某提學副使某選士千百有

奇三試之得雋六十五人文二十首將籍以獻自惟豎儒駑下猥辱任使竊附于以人事君以故不避不馴首宣言以諗多士頃自　皇上初受曆數有司首舉賓興觀人文而化成蓋於茲三舉矣比年布功令庚厲覩學諸臣直將洗舊染而一新之申令不啻三五其首舉也士若在蟄而始蘇趯趯思奮再舉則毛羽既具躍然而知嚮方乃今三舉若起溟涬挾扶搖蓬蓬然天飛矣夫樹人如樹穀必得其時雖有汙萊不廢穮蔉中歲而穮三歲而登三歲而升而平又三歲而太平矣山西古冀州也堯舜禹之所更都當堯

之時封可比屋三聖相授野無遺賢其分職爲四岳爲十二牧爲九官其類族爲十六相其亮天工也爲二十有二人其襃然而首百官則得五臣而天下治矣其後千有餘歲唐叔始以晉封歷世阜昌文公始伯帥諸侯以奬王室世主齊盟乃若股肱之良則九宗五正咸在始于狐偃趙衰迄于叔向寔蕃有材尊主庇民視一匡爲尤烈後儒闇於大較直將以陪隷畢視之善謀國者將爲異代求材慨九原不可復作幸而借一國將有瘳如使資適逢時得聞孔子之道其所就業不亦謷乎大哉要以表裏山河林林然皆

晉産也上之帝則帝臣王則王佐下之而伯不失世卿其斯爲九州之上腴其賦上上則自昔然矣其後千有餘歲覲明德而服西成都人士應感而興無異唐虞之際薛文清以躬行著嚼然不緇列祀瞽宗於當世無兩邇者起家仕國往往具文武材室執師保之臣踵相接也先是虜爲邊患士靡寧居頻年納貢欵關願爲臣妾以故邊人不聳邑絃誦而戶詩書非藉皇靈宜不及此　縣官方作人以待舉至於再至於三經沃土而授上農庶幾得邁種者其人爲秋之實矣顧賓興之典昉於成周由前則揖讓而未遑

由後則師武臣力而不急於時士烝烝而利嚮用無
庸鄉舉而里選之自漢設科周制未改乃若漢霍宣
成唐狄梁國裴晉國宋司馬溫國文潞國之數臣者
率皆有待而興然或曠千古而一鳴曠百世而一覯
方諸疇昔宜若徑庭　今制特詳於周官而多士咸
誦法乎孔子概其所舉視三代之英何讓焉藉令衆
者不鑿而莫稱先登諄矣以此而讓樹穀者將安所
逭簿責哉及縱觀多士所爲文斐然較著莫不竭心
思而中典要窮經術而達時宜即其緒餘亦皆援古
而準今尊王而賤伯此故都之流風遺俗誦法之成

效而振德之明徵也幸而得士若此舉者庶無罪悔矣乎既卒業而深惟中心之縣未解也古者以鄉三物爲教則德爲上行爲先借曰藝成於斯爲下及其以鄉射而賓多士規規乎程一藝而衡石之射義有言此可以觀德行彼其逢萌鴻起甘蠅飛衛紀昌之屬其德行寧有足多者邪何以得當君子觀也今多士不以射角而以言揚射之中戾宜莫如言之中竅也君子言必顧行故有德者必有言用是而觀其於德行爲近第帝堯在位比屋可封而辯言庸違四岳咸薦聽其言而信其行所不爲莫稱也者幾希抑或

徵其不然惟其言而莫之信則皐陶贊贊厥有昌言
雖在有撰聞言則拜有嘉於是乎罔攸伏矣如是乎
言之不可已也無寧以一廢百乎哉昔者晉獻嘉禾
史書諸策惟是爲王者之瑞而大鹵之金垂棘之璧
汾之鼎不與焉晉之乘可考也爾多士以昌言進則
爲嘉禾由此而薦馨香有司庶可藉手否則違言而
爲莠稗豈惟爾多士之羞其在詩曰先民是程多士
勉矣是役也云云法得書

五嶽山人後集序

歲戊午不佞以楚守吏預楚賓興幸得徧觀楚材乃

大奇玉叔是猶沿江漢而泝岷嶓津津乎成博士一家言及玉叔對公車守理無害出爲二千石守淮陽居常脩古屬辭積若干卷不佞受而卒業泱泱乎成作者一家言是猶沿淮海而泝龍門即太史遷可旦暮遇也既玉叔進憲大夫奉功令入蜀進藩大夫奉璽書治漕六傳之所周覽置驛之所交游庶幾乎窮西南之奇盡東南之美矣故其所就業日益富而其所治業日益精合而彚之命曰後集不佞三仕楚習楚之良上下數千百年不啻式其閭而持其臂矣楚控南紀當離明其人幼清則鬻熊博雅則左史倚相奇

詭則漆園吏忠憤則三閭大夫靡麗則宋玉景差閎衍則蘭陵令其言皆足以不朽惡論張楚乎哉由今而談或繫方國或廨阨窮憤者過激而自傷詭者洸洋而自恣靡麗者無當閎衍者不經概諸中庸則瑕瑜辨矣　明興楚士爲盛豐鎬近在郢中乃若夢澤鄂渚二卿則其彰彰者也顧直卿任放不避昌被明卿負俗獨行終亦不免則其論著可得而言夢澤操咫尺爲名高此以三戶復楚者也鄂渚未知所稅駕果能過三百乘乎其末邪要以蓬累明時其爲不得均也玉叔爲吾同舍郎子盖世其家而玉叔負雋才

且登貴當世方急玉叔不啻楚國之急叔敖蓋得時
而駕焉康莊莫之擁閼其言忠而不憤奇而不詭不靡
而麗不衍而閎乃今就業日益富治業日益精瞠乎
百世之後而左右之矣舊史氏有言詩書隱約欲遂
其志者之思也信斯言也作者必窮而工如其困而
哀思孰若政和而安以樂如其不平而感憤孰若心
和氣和而天地之和應之故誓命訓誥不賢於典謨
采詩而觀列國之風則周南名南首矣楚之駕者不
亦魚麗乎哉乃玉叔以左廣先則其所遇者殊也且
也由前則始駕也由後則再駕也玉叔春秋富矣于

今爲後于後爲令趍乘而上之三駕而楚士莫敢與爭矣玉叔名氏具前集元美序中

新都考卷序

太守公故起楚業已盡得楚材既從宦東游則又盡浙東西士巠爲令以校士應内史聘盡南國之良入爲尚書郎諸郡國所登公車所名咸待命大宗伯公以諸郎在事其視眈眈自甲至丁庶幾盡天下士既由南宫出守吾郡將合七校之士而試之前爲期適洊雪甚公遞進遞試都人士不續而温始事事輙謝諸相君諸令君以下各歸視事有常挾日而竣輙檄

所司第名而進故事蒞時試猶尸唐肆不徑實則多
門未發篋書市人蚤已籍姓名高下公爲之一洗篋
未發闈而無聞旣發無不當人人心都人士乃大服
公挾筴而示不佞嘐然以得士足多不佞謝曰新都
阻一隅鄙南國都人士守其尸說難語通方君侯以
雄風倡之所不如衆籟者非夫也顧君侯閱士多矣
其何以熒其目望其腹乎公曰否否世所稱天下士
則吳越先鳴東吳之士多奇奇或不法東越法矣卒
相因無他奇兩弃所短兩集所長是爲難耳都人士
猶之乎諸生也寧詎輒以天下士命之至其師心爲

奇恒自内於繩墨抑或師古爲法又將自外於牝牡驪黄籍令成一家言一鳴驚人矣諸箋具在願就而徵焉不佞曰幸哉謹受卒業不佞蓋嘗聞之矣入其國而教可知公故以易鳴此易教也語曰易奇而法治經藝者此其原乎都人士觸類而通之嚮風而胥化夫何有不法夫何有不奇及其成功其斯爲天下士也李令君聞之曰善珤不敏無能爲公役幸得以學易從下風亟屬梓人籍是箋以布境内

春秋左傳節文引

作者之謂聖非聖不經夫聖孔子不居猥云不作於

時王迹熄矣則曰吾志在春秋春秋王者事也抑亦聖者事也故位在則禮樂征伐道在則經士無當於道而齒聖經是無將也說春秋莫良於左氏夫非聖人之徒與其時紛爭其人倬詭其辭葆大其事奇袤比事屬辭燦然不倍於道猶之百揆三事奉天子之禮樂征伐以紀四方謂之素臣有以也後有作者宜居亞旅之間近世祧之而躋康侯知管晏而已矣不佞誦法左氏亦既有年年始及衰不遑卒業乃撮居常所膾炙者省爲節文蓋存者五之三裒者二大較以經統傳故惟因傳引經義取斷章即離經勿恤矣三體

則取諸眞氏諸品則倣畫史以爲差其法則不佞竊取之其間往往概見觀者謂是舉也猶旅幣之有特達也戎行之有選鋒也故登簡璧則庭實下陳建前茅則五兵受命藉第令取節其誰曰不宜不佞瞿然曰嘻此特過力詘者之爲殆不任而分重者耳有全力者務舉其贏不則將以是爲朝三不佞過矣

碣石宫新草引

作者卑詘世儒胡爲襲拘攣而沿蹇淺要其義則性與天道其辭則古昔先王作者雖奇其孰能弗畔嘵嘵然自以爲奇勝不亦左乎當世設科率由經藝結

萬夫而乘一徑何疲不單猥云歲至而後工郎白首不舍夫鬻項皆孺子裒然爲聖者師平津六十成名卒負洛陽年少槩諸天授安論函哉末也燕工函輿工鎛則以其方箕爲弓裘爲冶則以其世三者集而大業成矣上都古燕地也碣石宫在焉歲庚辰龍相君與計偕詣　闕下就而講業待　詔南宫　上以士習駸駸不經其辭滋蔓篇爲之制毋浮五百言削者若䮼六馬而御三周一旦改步鮮不跼蹐相君灑然更始奉　明詔而首應之草書貫義二十有二篇辭不煩而義具足猶之黍豆循塗執轡畢中鑾和由是

籍上公車其年始冠都人士以爲天授方之賈生且也揆其方則楚材論其世則濟美集此三者故全也旣以司理相吾郡日進多士而術省之嘗發策授淄兩生則都市新草也黃文學寓宇下少以進士起家退語兩生改轅之範在是矣亟版之以徇吾黨咸與維新兩生謂余不以好古而廢博士家言願建前茅以先左廣余幸而卒業掩卷而長太息者三竊惟草木昆蟲物而不化鷾鴯螟蛉鷹鳩鴽鼠化而不神極而言之靈莫如麟鳳借曰希有不能不囿於形令夫龍其化無方其神不測大之則擘九天彌六合小之

則爲尺蠖爲泥蟠投之溟渤而不以爲舒内之蹄涔而不以爲縮屈信互用鉅細互藏相君去故而即新則其族也昔居燕有談天者其言漫衍無歸藉令受繩尺於般倕彼且批頰退矣

醫方攷引

今之業醫者則吾郡良吾郡貴醫如貴儒其良者率由儒徙業吳山甫故儒生也則亦降儒而就醫其言曰儒者上治經術下治百家於是乎始有成業醫家上軒岐而下四氏宜亦如之業者紛如率未及一吷而求六律抑或操禁方爲口實無庸剽竊陳言甚者

託言師心倍古昔而自用詩之詩者也與其自用無寧有方與其執方無寧窮理軒岐尚矣四氏各名其家始吾求之軒岐什或得一繼求之四氏什或得三冐然心語曰道在是矣方何爲者彼或以方爲政我不敢知卒之要其指而揆其方夫各有當是故君臣佐使異用寒熱虛實異齊多寡輕重遲速異宜亢承異制譬之經義道在於經方其義也譬之于陳兵主於師方其陳也夫詘經義以爲筌蹄飾行陳以爲綴繞則其末節顧論士者非經義不章卽戎者非行陳不能用衆皆是物也崑旣爲醫方攷六卷願就有道

而正焉嗟乎不佞故以儒發家以武徇國是兩者皆弁髦也吾無所用之不佞方事大醫王有意乎西極其言芥二儀而秕千聖大有徑庭要諸刹塵則萬方畢矣沿則析不二而爲大千泝則匯大千而爲不二軒岐四氏則不二之云其方則大千也即析而大千居然不二具在能者得之耳昔人有言不爲良相則爲良醫又曰用藥如將吾覩吳子之挾筴則兩者能矣進於是則醫王吾且日望吳子之大也勉之哉

地理統宗引

居廬子曰天道遠地道邇故在天成象即巧歷不可

勝窮在地成形凡有目者可俯而闚有趾者可周而
歷矣惟聖人爲能察地之理豈其智固與衆庶異邪
理之爲言合而綜之則文理也分而析之則條理也
聖人因地事地襲水土而宅幽明夫旣通理於吾心
由是稽謀於考卜非徒徼福務協地宜自昔堪輿家
言不少槩見塟經而下厥有景純世降而文滋衰視
素問陰符愈下其後楊氏廖氏代起義非不精如以
其文則亦虎豹之鞟耳挾筴而惟恐臥寧詎有味其
言乎及夫羣起分門各是其說入云則主出云則奴
其相距若華夷其排擊若聚訟地道裂矣要之二氏

得其大體百家各守其一隅先民詢於芻蕘惡可棄
一廢百也項　縣官卹及慈氏賜地以封不孝所善
陳山人就而主卜因授是筴亦將以示鄉方蓋概舉
衆說而統其宗師無常而善斯主郡大夫以爲敎倣
之播告域中山人博習多聞事地察矣顧獨往者困
多岐者亡三人占則從二人衆也武子帥晉則倍者
八而從三卿無亦善鈞從衆衆短從長僞合者易離
長不足用也則求其眞其爲愈此輕則彼重眞不足恃
也則反其重爲賢瑕不掩瑜瑜不掩瑕顧所擇何如
耳不孝以耳臣目者也惡乎擇之亦惟察之以理主

之以心吾將以是發爲司契

廣東鄉試錄序

今玆歷在壬午蓋　聖天子十紀元四設科云廣東爲南海隩區士喁喁北面以待舉巡按監察御史某先期至申要東而綱紀之矻矻乎其豫也翼翼乎其嚴也於時藩臬大吏以分部至提調則某某監試則某某諸文學以聘至考試則某暨某同考則某某某郡有司以檄至程能授事唯其人既就列御史奉詔令而令之三既授成帥百執事告司盟而申之五比日至合提學副使某所選士若干人三試之得雋

七十有五人筞名程藝上之 天府故事多士始進
主司宜必有久要之言藉既成御史揖某而授簡竊
聞天地盛德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疇昔聖帝
明王率由北產帝臣王佐亦以類從薄海而南暨聲
教而已迄我 太祖中天而興挺生南國嚮明而治
此其嚮方由是閩儒莊士奮起海濱或參密勿或職
論思猶之乎鵠首也我 世祖重明麗正首出郢都
文命先敷光被海宇二三大夫握珠懷寶蔚爲國華
其言骨鯁其行瑰琦美哉煌煌乎蓋鵠火之次也及
我 穆考坐銷熒惑海不揚波 皇上在宥萬方文

德四洽多士摶扶搖而上殆將乘海運而天飛有如垂天之雲何論朱鳥敦牂之歲盛德在南天澤下濟而光明是爲壬午乃今鄉國以三物而賓多士寔應昌期夫律天時協地紀本之以帝德類應之以人文多士其皆得之殆千古一覯也顧士之自獻必重先資主司爲之推轂而戒塗必重先發君子愼始何莫不然子之成人父命之冠男之有室父命之婚入學親師師命之學夫何命命其始也故三加同祝醮同誓鼓篋同呻卽父師無異辭子弟信而從之無敢處愛以天親則父道尊則師不戒且乎戒可知已主

司以一日之長過多士於千百什一之中非有父之
親師之尊也藉第令有口不越乎質文言行以爲言
上士聞而服膺儼若功令此何以故主司之所昭事
則奉君事也其所颺言則代天言也臨之以勿貳律
之以在三加於父師一等矣其幸爲役嚮敢以不佞
而廢言今夫士寧質有其文無寧言過其行比年主
司之所忠告率術此爲繩墨之言顧玆士以言揚則
其文以也卒然命曰所習非所用朝藉手而夕屏之
靜言之謂何違何亟也仲尼四教首事以文其言兩
端小大殊矣小言之則莫吾猶人是也大言之則文

在茲是也爾多士擅經術飫道腴該古今盡倫物挾筴具在其誰曰不文由是而見之行則得時而駕矣上之經緯天地黼黻治功下之廣厲四方斌斌君子之士也之文也在坤爲五在乾爲二美中四暢天下文明以是爲文文之至也猶末也士之得與於斯文也本之吾心文滅其質極於不慙其心亡矣夫坤陰德也本諸二之敬義乾陽德也本諸三之乾乾天命不已地主有常天地無心此其心也二曜五辰四時百物山澤通氣草木蕃蕪雖天地未始廢文文有本也多士仰觀俯察宜莫盛於乾坤乾乾敬義以純其

心彌綸之本在是矣幸哉得士若此寧非盛德之王於南也與哉夫然則南極列星不爲熒羅浮之山牂牁之水不爲麗閎儒莊士骨鯁瑰瑋不爲碩明珠翠羽珊瑚木難不爲珍以是而觀人文日幾幾望其熾而昌也何可廢邪　上屢詔詔臣工壹以正人心端士習爲務心純則正習吉則端誠得若而人相帥而潤色帝業　當宁方注目而視拊髀而思逐逐耽耽猶懼不旣非惡文也惡其文之敝也然則主司所爲口實非述陳言良以廣　詔旨云爾多士受命而虔其始視父師有加由是而爲天瑞爲地靈爲譽髦爲

連茹爲四暢爲文明令出惟行主司之言信矣毋將曰閫以內爾爲政閫以外爾無預焉是猶既弁之髦既奠之鴈既贄之束脩無所用之矣假令法言可距謂　明詔何彼鵬以鯤化起羊角而下鴻毛何所貴之貴鄕往也浸假而浮沉呴沬直將與鰋鮪同科聚族而佗之曰海大魚去鯤千里去鵬萬里矣多士生斯世也長斯土也其將爲鯤鵬邪鰋鮪邪愼所擇矣是舉也云　云法得書

唐詩類苑序

卓澂父輯唐詩類苑百卷授之梓人余客虎林從諸

君子敦社事於時澂父爲主出是籍以觀坐中自言明卿少服儒後經藝而先詩教是籍也窮蒐愼簡更二十年顧陳刪述之庭以族論定旣皆卒業藉藉多澂父勞一客憮然而疑灑然而目澂父治唐詩者衆矣或取節或舉純或區分或類聚或辨體或審音其書不啻五車各有所當乃今分類爲苑總總林林古人先得我心則類聚之屬也錄權寸度不巳銳乎吾懼其將爲餕餘吾懼其將爲獨殿蓋其偏也余則否否澂父其殆不然求詩於唐猶之品穀丞較狩獲口不及虛目不及瞬此難以趣辨也澂父起家光祿亦

嘗供恒豆庖上林服采　人主之前獨觀大體此之
爲博依其深於詩也固當當其方丈畢陳左八珍而
右六齊馨香滫瀡隨所欲而敬進之玉食具矣顧必
司羞奉羞司醞奉醞割者奉割亨者奉亨各有司存
而後可待君舉上林延袤千里吞雲夢挾孟諸地廣
獲多從禽之至樂也顧必樹者樹畜者畜佃者佃漁
者漁場師漁師羅氏虞氏各效其職由是而擁萬乘
備三驅乃可以逞曲士拘論惡睹大方直將饜一臠
掩一隅胡爲乎而廢百也潡父旣反初服毋狗儻來
方且與化人居業白石壁北面摩詰將受詩禪正宗

則以釋氏之圓通各隨其所入其未入也六根爲桎梏四大爲桁楊局局然小夫入之則刳心墮體官止神行夫然而音可觀手可眼肘可栁尻可輪五官之用可通百體之靈可易無塵不入無刹不融離無所離合無所合此其大乘也瀫父撟足而入意在斯乎客謂函翁以禪爲悟門吾黨以詩爲當戶靈均而下何必禪哉嗟乎西極聖人默存而化夫夫宜以離合爲一條出入爲一貫概諸吾道其孰曰不佯易有之觸類而能事畢知此則知道且知瀫父知禪知詩

二酉園集序

君御從玉叔受室館於二酉園其奥室多藏書諸玉叔所稱著具在君御卒業篋而之新都於時白榆社成挾筴而抵不佞吾舅早服重積無慮百千萬言或以時錯綜或以地區別故必齊其體要而後可觀其會通合則千金之裘離則一狐之腋也其或卒然況應殆非極思衷而定之則惟長者郡大夫故自山陽事玉叔申之以司理之言具稱鳩工以待從事不佞習玉叔蓋三世通家往往得玉叔所爲文嘗與其元美中分序之矣乃令受命守相其何敢方則自社中名两生授之部署其一淄之恒職編次其一黄正祖職校

譬不朞月告成王叔進閩方伯我　國家再造懸寓才宜無讓虞周顧惟二三君子代興瞠乎漢兩司馬之後幼學則困經術丁年而仕則困程書爰及倦勤困於自廢雖有餘力畢謝未遑其志不專則其力不競固其所也其間作者無寧躍冶而必爲干將無亦歐冶備精有其質矣要以天地人之助則其淬礪者居多世類本諸天名山大川毓諸地麗澤取諸人兼此三者故全也夫弓冶箕裘言世業也王叔父憲卿而子立甫遞以公車起家作述相承炳焉經世之業殆猶殷帝之三寶直之無前媾在武陵則雌雄之匹

也天作之合其在斯乎自昔多材宜莫如楚左史左徒而下郢中猶其遺音玉叔生漢陰三湘七澤之靈管是矣其稱詩自舞勺始業已有聲年少爲廷中郎緩佩而從列棘之後退朝則高談碣石躡足黃金之臺太液上林幸一寓目頃之出守不薄淮陽是振四瀆而玉百川決泱乎大觀矣路車覲省登少室歷太和周視中原部婁群望蜀之役窮西南之奇漕之役登泰山歷郯嶧彌節京口陟三山觀廣陵濤苫臥黄蓬乃在至室聲出五内猶中嫠我其杖屨所至則靈藪神皐紛紛乎總總乎若動雷雨挾風雲而從之矣

川岳貢珍皆是物也王叔故多父執居朝益廣交游淮海當六傳之衝尤盛賓客其嚴事則若瑯琊鄂渚茗雪豫章其石交則若雲杜番禺四明莆田西粵諸侯王則若隴西河内縫掖則若㵐水華亭山澤則謝茂秦沈嘉則俞仲蔚周公瑕俞公臨居淮尤善郭次甫蓋傾寫内者什七八取益無方茲更入蜀轉而之閩轍跡浸周游道浸廣人無所愛其情矣君御雅言舅擘𢴤追琢不啻㲼硎日有程月有攷歲有會其或有他而廢日儳焉如將不終夫志至則氣從氣至則神王直將日暮千古西盡崦嵫王叔僅及中年則盤

盂之日也卜之日力不亦綽綽乎哉過此與化俱成夸父曾不能以步立甫相越發禹穴而校之析若之光始升暘谷君御方駕可當羲和王叔儻然憑熊軾歷三天子鄣吾黨當屬兩相君執牛耳矣

汪禹乂集序

有宋五大儒其三則新都之自出歙人士亶禀於儒術安事聲詩　孝武以來北地以稱詩顯由是自邑起歙仲房以輕車軼之達甫起海陽禹乂趨乘而上即自邑得師北地而鄉人藉藉仲房禹乂出於藍直以青賢達甫不佞結髮而釋本業二三君子進之雁

行於聊太師采詩郡中則二三君子爲政仲房許而
謂不佞司馬何可無詩不佞則以陳太師猶對士師
一成而不可變不佞方坐肺石寧遽伏辜假我三十
年而後剖心聽直未晚也先是里耳相屬業已播之
郡中而禹乂陰納不佞之言從約浸解其後三十年
所不佞一吷無聞兩君子之集遞成懸書國門有日
矣禹乂三執業而就不佞乃令願定吾詩要以平生
之言不佞甚慙於禹乂元美以負俗多禹乂嘐嘐然
少吾鄉其後語淄生新都有詩自司馬始不佞搶耳
而走何敢與聞城陽仙也而詩紫陽儒也而詩何無

詩也精令一當元美遠之必風雅必江潭必河梁必鄴下必李必杜必開元近之必齊南必北地而後稱良則自風雅以及開元大江以南堇堇耳元美堀起庶幾乎千古一人不佞一映之未遑其何以張吾郡要之有禹又在足當前莽其於九歌二雅六義五音無所不闚其於屈宋蘇李韋枚曹劉王謝盛唐諸家無所不入其於音節景響意象風神倡和轉移捭闔飛動無所不得其於樂府古風長句近體無所不工卒業縱觀亦既閎矣麗矣祿大矣渢渢矣決決矣然而不守一隅不由一徑或得之心或遇之目或觸之興或

動之情調調刁刁衆竅畢作猶之大塊噫氣吹萬不同斯固禹又之優爲亦且千金享之矣舉世東鄉元美而獨不足於仲房斯則不佞不敢知其尚爲鄉人嚆矢也異日者胥命漸江之上直將索其集而觀焉元美衡石古今獨目新都而屬不佞不佞非能詩也庶幾乎可與言詩也與哉

梅花閣集小序

公遠偶偶絶俗則負里而爲園園有樹梅崇五仞而美據園之春爲閣其南枝入垣而掠牖西華者什三偃蹇若垂天翼閣下一章華者什一矯翼而仰視若

鳳將雛東牖一當步櫚脩減于雛華者什九往于期
公遠即梅發則速客宿閣中公遠請脩成言兼速二
仲會蘇君昭載酒過于里于強君昭與俱既又期潘
景升方嗣宗兩生方急顯者卒不至于首登閣四顧
而樂之冬日如春環豐樂水之陽皆可寓目下閣則
踰垣而入爲西園面積水爲水月津梁緣隄而登彼
岸一章横東廡爲玉蝶梅標枝作兩三花英英如也
栩栩如也由白道社而就館得絳梅一若江妃立水
濱館臨水有臺二堵皆甃坏如望月二章對峙左紅
右白皆出月中臺上一桂冬榮如良史作繪事近水

樓一卓如東廡花浚頫公遠館客而飯中臺日三合耳客告飽而徙倚臺上遠視維舟在隄隄上士女蹄歌入舟奏五湖之曲於是枋人揚楫且泳且歌日既崦嵫猶及辨色舞衣隱見若有若亡歌隨于喁若抗若墜舟汏曲梁入廻塘若遠若近廻翔曲折若鶩鴻若游龍于曰觀於臺游於沼孰賢二仲對曰游其蜎乎觀其蜺乎蜎則爲方内觀蜺則爲方外游也日入而夕篝燈熒熒出招提考鼓撞鐘則以供大士東岡招提鍾鼓如嚮者則以供文昌于曰閣夜寥寥孰爲太一乃相與更登閣晝所寓目者悉入亡何有之鄉

三華鼎足而立三隅若待吾夕時月載魄乃自牖秉燭以代明標枝倒景負墻猶帶月也冷風不至燭光亘天優耦進而歌落梅無論比竹遞浮大白風凜凜其不可留下而仰觀燭三跋而夜未艾烟霏霏如積氣殆探瀛海而出蓬萊予曰噫嘻游乎其上觀乎其下孰賢二仲對曰上則房皇下則宮牆游者觀其深觀者游於其藩而已予曰固也君子取適惟得當於吾心善游觀者無物非我無我非人無內外無高下皆適矣其斯爲采眞游其斯爲通物觀也夜分各就寢予就枕上志之

太函集卷之二十三

太函集卷之二十四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十二首

騷選序

太函氏曰風雅變而爲騷江潭尚矣其徒二三速肖其下波流騷變而爲選郊蘇李而禰張衡柏梁梁父祧矣漢其室事也魏其堂事也晉猶在祚餘悉在祊故波流無騷非無騷也蓋哭者無情而不哀騷之僾孟也繹祊無選非無選也雕幾工而太樸喪選之梏棬也以騷則迮爲政以選則統爲政又惡乎取之或

類有同方或㓨有各至藉令必要其極寧詎能舉一而廢百邪許由有言有族有祖聚族則由後率祖則由前比而合之選其族也騷其祖也由前則推而進爲六義爲四詩由後則放而文爲貞觀爲開元爲大曆二氏迄今誦之勿絕其斯一當衡石也與哉始乎合騷選版之襄陽直將杓之百家之前而衍之三百篇之後歷二十年所版留郡中乃今學士盟古者若天池浸淫乎洞酌以爲爽乎庚授之剞劂門人鄭生職之工告成生乃問序郡版故未有序道古者殆難爲言且其能爲逸也者統也者不越乎一家之言且其不

爲選也者統也者庶幾乎先得我心矣

姜太史文集序

今少司寇姜公始舉於鄉不佞蓋從公後公入中秘尋以太史起家覗者陰排之遂補按察僉事出視蜀學稍遷河南參議進副使視學入閩旣遷太僕少卿轉右通政有頃出爲南大司成其後覗者復中之乃免近起太常遷南少司寇而公集始布於新都蓋直指張使君屬祁門張令君授之梓人皆公閩蜀高弟集凡二十七卷蓋初藁一卷中秘藁一卷讀禮藁一卷史館藁三卷西川藁二卷周南藁二卷閩藁二卷

南雍藁二卷家居藁十一卷族將來者續之梓成則
令君將使君命序余惟　國初二三宿學並列著作
之庭顧其體猶沿當時難與道古弘嘉之際作者烝
烝秦齊代興壹禀左氏司馬由是糠粃有宋胡相因
於陳陳毘陵晉江始亦操其末議中道改轍趣近毋
勤遠略而亡功于是尸盧陵而祝南豐文在茲矣第
奉歐曾者絀秦漢奉秦漢者絀歐曾雖不佞亦僅守
一隅直為朦腐二史左祖公守毘陵師說師古無若
師心其言曰語有之貌言華也至言實也夫心為實
心學為實學言為實言用為實用文斯其至悪用求

工莊生有言道隱于小成言隱於浮華工無益矣先
是公入蜀不佞守襄陽中野相與班荊日下舂而別
公語不佞伯玉固多能哉語性命則性命語經濟則
經濟語辭章則辭章辨矣博學而無所成名孔子之
所以為大並舉不朽而參相立惟聖者能吾黨三而
一有焉務求其至亦足以立詎必多學為哉及入閩
同官幸得相與朝夕睹公所論著處其實不處其華
直將以大治而鑄歐曾應響毘陵不視而速肖者也
其後二十年所始得覩集之大成其間論道者什三
經世者什七即屬辭汎應非近斯二者不談要皆根

於實心典於實學含章時發則爲實言寧爲清廟明堂毋爲棘端樕葉何以故貴其實用故也夫文由心生心以神用以文役心則神牿以心役文則神行牿其心以役於文則棘端樕葉者之爲吾懼其無實用矣抑公之實用非直以其文嘗觀其在蜀在閩在成均功令不煩而多士顧化藉令究其所爲大用者又焉往而不宜如將以是集觀公猥云至矣非其至者也其緒餘也雖然此有由本也毘陵故爲華亭所推轂而分宜預有力焉及其善用分宜智矣圓矣公受毘陵家法固當刓方爲圓胡爲乎一失之分宜再失

之新鄭巧拙異矣惡在其青於藍穪惟圓而神天道也故不可窺直以方地道也故不習而無不利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語文之至者其惟至靜而德方故謂毘陵得妙用則吾黨有胷無心者不敢與知謂公得其實用則吾無間矣

書經會解序

自吾道之南也則閩用經術先鳴我　二祖以文治興屏諸科而壹稟於經術於時布學官絜功令屏諸訓詁而壹稟於閩古之爲經者十有三羲軒虞夏殷周迄於鄒魯釐而爲五綜而爲四閩自文公故其六

七三家者相率而故其二三言人人殊大氏皆闒茸
也乃今學士嚆矢率用鄒魯之言要以誦法鄒魯羽
翼考亭則泉先正爲盛當世近取勦說經藝盛而經
義衰由是而任口耳黜心思波流愈下從而詰其指
要其孰能不喑猥云窮經無當於用固其所也夫經
一也致用莫善於書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
於是乎載乃今儒臣日陳講幄　聖主終始典之則
百世之善經也蔡氏受面命於文公從而爲之故歷
十年而始卒業不亦斤斤乎哉顧自三墳亡八卦隱
尚書亡出涵萬始而漏三光高者入鴻濛深者窮要

恥聲牙者齡口木舌者距心槩於諸經難爲故矣非
故之難也疏通知遠之難也我　太祖不登蔡氏
成祖乃卒躋之寧肉而玉毋好而瑁蔡氏則其珞珞
者也昔之典書者閩爲政此有由本與巡察張公起
家泉州蓋以尚書顯故嘗舉其家學而觀其會通刪
述凡若干篇爲卷者六命曰會解首陳蔡傳撮其要
而芟其繁折衷衆言出之自得因經以求其故因故
以研其精近之然文公之所同然發蔡氏之所未發
遠之揖讓乎九宫之上周旋乎三代之英非直同聲
而且同氣非直同氣而且同心千古與稽旦暮遇之

矣夫輿之鑄橅之函夫人能為之至於工師其力千敝而不鄰其壽百年而不齲良之良者也必求其所以良工師且不能自驗何以故其攻也專其服也習其得之心而應之手也神他工豈其無良族矣往姜太史督閩學面不佞首稱泉州既試諸生則巡察公首舉其年甲子遂與計偕及吾兩人得謝而南公以御史出按部御史即有周柱下史也寔主藏書監司周使君亦以書發家得公所著則以示六郡守相不佞故嘗以書授諸弟子乃從高大夫得觀部中竊旨其言察若離朱精若巧歷探若淵海辨若瀧淄相應

若率然相先後若柷敔籍第令一屈首庶幾躋古昔
覲先王何鑿鑿也公在御史嘗上書諫佚遊　上納
之趣旋駕其在行部夷淵藪以弭流言即窮而無告
欲盡其辭皆得專達有所擿發罪止渠魁凡諸張弛
緩急無一不軌於正經此以粵鎛倍入燕函先登致
用莫利於此矣由是而班六官踐三事爲師師爲斷
斷寧詎非書教乎漢鼂錯黃霸並以治書聞及其持
國秉爵通侯勳業爛然爭烈責之以疏通知遠圖惟
厥終則皆未遑此其凡也故明經莫如宋宋莫如閩
乃今則推轂泉州公由此起其斯爲大用也與哉昔

人有言建首善自京師始　上命巡察以南國固當高大夫述不佞之言將以告都人士遂列諸首簡海陽丁令梓而布之

沈純父行戍稿序

沈純父官尚書郎以直言戍神電先是寇入神電劓者未夷則置純父行間葢嚴譴也純父故爲番禺令神電密邇番禺故諸生負笈從之游講業如故戍詘君侯以卓異表　當宁卒不拜臺省郎故執政喪父而不喪有言責者迄無郎主君侯攘袂而起舍三尺而代之何居純父謝曰比黨者遂其姦怙終者義其

罪忞雖洪忍舉國若狂如必當言責而後言殆將絕天之經裂人之紀吾黨之罪也　上薄臣罰則以尺籍當丹書今茲猶得與諸君子游是天幸逐臣而紓之罪吾也純父亨兕釐若文晃在行伍若漲終身居七年江陵敗悉赦諸言事者還田里復其官純父歸寧諸賓客故人郊勞握手相語始江陵以人勝純父純父卒以天勝江陵昔也怨乎今則喜矣純父拊身而對曰走爲臣子無狀上逢　主怒下遺親憂顧猶得逭鈇鉞之誅臣何敢怨乃今幸得及于寬政親心以寧足惟　宗廟社稷之靈又何敢喜有頃純父進

光祿少卿余入吳純父逆余就李郤長孺挾筴汪川出純父詩觀余且曰純父急公亦猶公之急純父也純父故有入粵稿吳明卿序之被徵稿徐子與序之是稿得之海南公序矣余避席曰是役也異乎所存子之撰余則安能夫乾以直而生坤以直而利枉之生也是謂非夫顧直道難容枉道易合自龍逢以來未之改也彼事君人者不妾婦則皇尸一以比[illegible]以緘默品俱下矣外直者獨抗高論一鳴驚人諸某令為名高則猶有所主要以與古為徒其未也內直者惟狥國為矯矯亦惟狥義為皇皇儑然成心未忘

直而自有要以與天爲徒猶未也乾動直而悔在亢坤主直而章在含楚之離騷是爲詞賦之祖則其骨鯁千古一人其閒感憤不平不無少望借曰怨而不怒吾知其爲亢不爲含直道事人焉往不黜聖之和也純父行吟海畔感於靈均夷考其詞夫復何怨正直壹歸於忠厚有而不居品之上也余聞純父始通籍以請告歸比還選格當領縣會新鄭公攝太宰目偉純父將德之介張卿與之言吾安能弃偉丈夫出居縣第姑入郎署尋以臺諫遷焉他日申嚮者言面語純父純父磬折而退曰思孝格當得縣何敢藉寵

靈石[illegible]恪平願受一縣務整整得境內和直以此答知遇耳比至縣所部自開府以下令有扞格輒力持其不然至其特立敢言則古之遺直不啻也及余始與純父遇望之儼然溫不勝栗進而即之則廓然其無垠也淵然其無量也栗不勝溫與之言則栗而寬溫而直時而侃侃時而誾誾其殆合而不亢者邪庶幾乎衆和矣純父於粵善黎惟敬歐楨伯若明卿於燕善王敬美若子與嫺于詩教則其緒餘其發言也本之溫厚和平葢深於詩者也可邇可遠可怨可羣純父將以是爲教父

潘象安詩序

自唐失律而詩亡歷五百年而始振　國初猶昧旦也具日入室主奥之謂何什一由庭什九由徑即擇地而履其孰能不頻海內自李獻吉出而後風雅可興新都自程自邑受獻吉詩而後徽音可嗣自邑釋七策而操六義此難與宿學並驅要以不徑而庭步不愆矣其後王仲房由諸生起力求多於杜陵彼直以獻吉爲杜陵優彼直以自邑爲獻吉吠也江處士爲之衡石亦既尸自邑而蜺仲房方中丞有味乎其言蓋一倡而三歎矣仲房尸祀王孟呰窳百家三人

者抱鼓同聲莫不嚮應潘象安由王孟進得此而益可知象安年十三而稱詩故其才雋既薄諸生屏經藝故其用力益專三人者交譽象安名隱隱起會淮南李公執政開東閣以延象安始聞象安詩業已傾耳既習象安質行灑然傾心下之遂徧贊之公卿大夫象安天下士也諸公卿大夫咸造邸舍就見象安則以其人溫厚爾雅如其詩君子也寧執一經以待舉無寧以堅白終督學使者檄內史部中辟象安屬州博士象安蹙然疾首視側注若兜鍪安得赤帝子溺儒冠吾首適矣久之卒疏博士業稱詩如初初象

安客相門歷有年所非賓至不輟業即一至非古昔不談由是質舊聞程軌物操獨見任折衷古體則取材於昭明長句則希唐調近體則杜陵爲政王孟參之大都以風骨殊非直取節而已古者詩在閭巷當世率以反舌而詆布衣如得象安一鳴則希有鳥也吾郡以布衣著者三得象安而四當世以布衣雄者二得象安而三彼自邑能得師獻吉而不能盡其才仲房能負俗而抗杜陵而不能竟其力之所至處士能辨象安於暘谷而不能自必於虞淵象安之負培風後發先至有餘力矣且也西秦東齊迭白二更霸太

初操秦聲而擊缶亦其偏長顧其人足爲名高即假
蹇亡論巳茂秦之歌齊右壹禀於高唐不譽者有以
言其人非矣不佞將爲布衣建鳴鼓則哀象安詩若
干卷成一家言夫以言舉人則其言重以人廢言則
其人輕要之是集之所取重者則其言也象安之所
取重者則其人也人與言交相重矣故其人不朽而
言傳方中丞嘗評王孟詩一如雪山佛子一如石室
道人信矣顧輞川以媟自媒襄陽以荏自廢鈞之人
喪言矣高潔者固如是邪象安徐徐于于宿直廬如
臥草莽高門下士必三招而後行是之謂質有其文

知人則知言矣

少室山房續藁序

元瑞籍詩三百篇則元美序矣概以當世二三作者瑜不掩瑕由前則推于鱗由後則推元瑞中之耳目無兩覔以代興元美自信平生之言於人無譽及其脩元瑞也務入沈深出自然期於質有其文追風雅而薄漢魏元瑞唯唯遂擬經無罷計偕時而臥遊攬百家獵于古稱詩視故淡等抵孤序之初學士盟萘丘而主于鱗卽元美爭自下孤獨高于鱗而大元美心竊竊未敢言于鱗集旣行元美屬孤為之序孤時

誒論之卒射於進頃之弇州四部稿成孤始吐私臆不敢終隱元瑞起履而從歷下放於瑯琊卒尸元美而祝之以于鱗配且言大成之尊柱下亦猶元美之右于鱗瀛海稽天吞岱宗者不啻三五不茹而吐其斯爲有容夫以於越少年直將排泰山蹦梁父何嘐嘐也莽矣更霸魯幸與盟元瑞業已求多於一匡魯於何有且也元美藉藉元瑞孤無庸贊一辭其進元瑞者兩端其言具在元瑞挾筴固請善言必三竊惟言志爲詩言心聲也吾道卓爾惟潛心者得之元瑞直以稽古而廢明經尸居而絕戶屨坐忘而冥合官

止而神行其心潛矣潛則沈深自然之所繇出也元瑞益矣其曰刓鋒藏巧露其質木此於元瑞何難挨之天時必時至而後可蓋天有至教各以時行不春不華不秋不實時有必至天且不違元瑞蚤歲之業則春也吾見其鉅麗吾見其日新及其壯也春而夏矣吾見其蕃滋吾見其峻茂過此以往於時而秋秋實告成堅矣碩矣攺柯易葉無用芬華歲功畢矣藉令如馳且盡惡可凌節乎哉元瑞待之無所容爾力矣

往余有事關游從逢掖而得黃生蕭城破生亡其家
戚少保辟生領記室少保　召入彊生與俱生謝曰
頃奉夫子命曳長裾客轅門則父母之國以也大將
軍北矣僕不能從及余奉　特遣行邊生謁余塞上
余將薦生教授武學生力辭始夫子命天全罷博士
家言專力脩古以希不朽乃今犬馬之齒及矣安能
畢棄疇昔而事陰符既歸蕭則從二三耆舊相倡和
集者多故軒冕生布衣韋帶儼然以齒先之於時競
近體務纖趣以媚當時生獨攻古五言一倡三歎其
有不合則仰天而呼嗚嗚鄉人或以為狂或以為詩

久之或以爲眞而卒或以爲諒直而近士風居數年同社亡者過半矣余旣家食生自甫三入新都其後至則余及者奉黃石履爲余壽將別挾筴進曰天全周甲子者踰七年歸且從此老矣中年將賈餘勇庶幾與中駟並驅日月坐馳託於白首惟茲劍首一吷誠自知不比於音願乞一言杓之下里夫詩樂之始也余嘗審樂以觀詩爲燕也石爲巴也瑟爲牙也琴直以一音取重卒之舞百獸和神人出流魚仰秣馬莫不入神藉第今廣樂畢陳不加於此矣故蘇李之五言張衡之七言終不以少而貶美如其不可與道

古雖多何為少保以下士聞多慕趨者全之中道而謝少保不亦皭然乎哉武學視博士為賢再命足當十萬戶全之躧而脫之也庶幾彭澤之徒與由躬行以槪其稱詩可與道古者也全之有子丞贛榆亦出余門下得余言而溢喜遂梓全之詩於邑中

詩紀序

北海馮汝言旣輯歷代詩紀版之關中坐踔遠而購之難且病校者疏而梓者拙也吳琯自新都起拓什二以張東泰身帥吳兪策歙謝陛江都陸弼分校之名吳工敦剞劂旣告成事莫不精良則王元美序之

矣顧貞觀而下未及也誓將求全屬黃河水首事而
瀛亡僅得十有四卷珸手自為集屬二三子校刻如
初論其世以為差悉如高棅所品初則正始盛則正
宗大家名家羽翼為中接武以下為晚於時李本寧
方子及為之序是則唐詩紀云二者將訖工乃質成
於不佞不佞故溺脩古雅言稱詩與屬辭通大宰祖
三百篇宗楚騷漢魏而祧六代即盛唐具在紡繹與
主杜陵顧惟道古為洋洋不樂近體持論歷十年所
居之不疑諒直者不然其言諤諤而脩不佞四序推
斥天道則然夏則副瓜冬則椒酒寒則狐白當暑則

絺夫夫持瓜蕩而將轂寒時宜何有不佞始改慮而求唐體止於大曆以前乃知孫韋不能不波寧詎能舉一而廢百既卒業詩紀夫然後睹詩之全吳生輸獨力而舉羸其有功於詩教何可勝紀夫天建北辰以爲極三垣列宿經之七政緯之觀象明時於是乎在而恒星萬二千五百可仰而闚不則含與若不名而宣夜有遺視矣堪輿氏司地習形家言極其致則方里可布闕庭而堂坊直一抔土耳然必相方隅察源委明鄉背審剛柔周覽窮探而後可從圭測不則舉一毛而失馬體將獻笑於大方故大海稽天三山始

壯周廬環列黃屋妊乾何以故得全故也要自九歌二雅延及齊梁惡可同器自開元迄于季世惡可同牢彼其耳食而務屬厭焉知正味藉令入大官而爲之宰吾其從割亨必者品嘗之六藝若在尸饔日用不廢楚騷則朝踐漢魏則常珍齊梁其餘鬲與吾將虞口矣初唐則醴醆盛唐則粢醍中則醍晚則昔方丈不取盈於一臠九簋不取足於特豚皆是物也是紀也代必盡人人必盡業殆將窮宇宙歷歲時周視尚方惟口所適具矣備矣全體敗矣宋無詩無取也詩之善物庶無遺力矣乎雖然羣飲江河不過充腹雖

有敘首時能存雲夢而引明河挹彼注茲由博反約深於詩者也志之所至詩亦至焉猥云刪後無詩則是歷年三千天無章而地無紀矣不佞衰矣寧復能從小子學詩願及崦嵫末光摭詩紀以從事擇其可爲典要者表而出之孰近於風則曰緒風孰近於雅則曰緒雅孰近於頌則曰緒頌如其無當六義而美愛可傳者亦所不廢則曰緒餘降及輓近二代不可謂虛無人當世斌斌八音萬舞具矣假之朞月庶幾成一家言要之啓疆略地吳生任其勞據上腴而食其毛不佞蓋享其佚矣諺曰跣則鹿舄則肉吾將負

吳生哉

弘明集序

梁釋僧祐輯弘明集十四卷蓋由東漢以迄當時凡諸論著足以弘道明教羽翼法門者悉入焉總之則閱儒什七開士什三斌斌具在唐釋道宣廣之爲三十卷蓋由鄭圃以迄當時凡諸論著有當於弘明者東而什之區別爲類始則歸正終則統歸儒釋程能亦如嚮者二集並入大藏如海一漚康虞抔而出之易梵筴爲儒筴庶幾乎薄海内外亡不流通亦普門瀍也大道函三爲一中古裂一爲三同出殊塗務伐

異而守勝拙者互相排毀不啻華戎羈惟大同以及小康均之無爲而治老氏亦猶行古之道也豈操戶說爲哉周公仲尼惟制作刪述爲汲汲儒者迄今爲政顧乃尊龍德而薄猶龍爰及漢明釋教始入中國西極之化未之前聞重以言語不通謠俗不易羣吠所怪鮮不狺狺久之則譯其言其言可繹務其俗其俗可因於時學士大夫比丘弟子翕然倡和有若于喁彼或薄以先聲亦且建鳴鼓當之矣及夫初祖既東言筌畢廢六祖南矣登最上乘故其教入梁滋昌蹟唐滋大梁則僧祐唐則道宣雲作風行會逢其適

是二集之所由輯也其後昌黎直諫方之禹功宋儒擯斥異端傳諸戎首猥云以道自任耳視者愈益耽耽彼日而升此月而恒戍戲不相及矣我　二祖在宥而理參兩成能六籍三乘相爲經緯眞儒堀起起屢不二之門宗廟百官惟所寓目猝然而辟闢者直以爲吾廬此滅號之圖第保聲名無缺耳有唐祖玄元而稱帝其教益張釋氏紛紛執言嚴於詬厲然則後世之絀釋氏豈惟儒者褊心乎慨自白馬入都始或以侏㒧逆耳譯者以意逆志未必皆得其心彼亶不聰難以求備二集所載則皆斐然成章論其世而

稽其八其較著者可傳指也儒則漢桓譚牟融晉孫綽桓溫郗超習鑿齒宋宗炳何承天顏延之謝靈運羅含孫盛齊明僧紹張融周顒孔稚圭北魏魏收北齊盧思道顏之推梁蕭統劉勰沈約江淹江總王僧孺徐陵隋李德林薛道衡唐褚亮裴子野釋則晉慧遠支遁梁法雲隋智者唐玄奘是皆深沉博雅精義弘詞披瑕握瑜亦有足銜昭明文選簡擇之外無稱焉誠懼一傳衆咻莫爲適主寧爲絕物無寧自絕於儒要以嬰兒未孩其嗔如一傳楚則楚傳齊則齊作者並立莊嶽之間壹亶於正彼其習心不察猶然以

爲鴂舌也者而非之詩矣且也冀州之墅三聖出焉大江以南率隷蠻服概諸古昔大有徑庭乃今吳越江海之陬遞以人文甲天下太行迤北僅當一隅藉令尊古而畀今是秦亡復陶而吳發縞帶詩之詩者也二釋所輯具有羽翼功幸得康虞爲之臚傳將令咻者批頰退矣夫道家率由上古於時爲春於樂爲賁桴於文爲鳥跡彼一時也儒者自中古起家於時爲夏於樂爲韶舞於文爲鍾王此一時也釋氏先發後至於時爲秋之成於樂爲鈞天於文爲籀又一時也康虞之爲是舉也殆將通百世秩三時律八風銘

九鼎異非岐異同非雷同昭然發墻面之蒙解兩家之難即有喙三尺寧詎能黜鄒魯而夷之耶雖然少林曹溪默存而已弘無所弘斯至道也明無所明斯至敎也二釋同時而出寧復背馳射者取節騶虞此直為之嚆矢由斯決拾而進不失嚮方康虞得師達觀抑或可與語此是集固將流通無間惡用不佞之言

二經注序

默然無言廓然無聖尚安事經儒家以故而故六經于今為蔓佛經以華譯梵將無燕郢乎哉學無得而

求之經經無得而求之故彼亦一文殊也此亦一文殊也猶之擢髮而櫛一握謂何金剛經心經並載般若具法眼者表而出之卽言非言卽聖非聖夫是之謂不二法夫是之謂最上乘故者無慮數十百家其蔓滋甚居士之爲是故也將芟刈而一洗之折衷衆言獨觀昭曠不任耳不剟心離無所離著無所著故之善經也嘗遵南海一息寓是筴於太函宰官太一子肯其言亟屬梓人播諸東土吾儒直以六經爲注脚釋亦宜然彼其求之經者非求之故者益非居士以非去非將安取是吾儕有當其要眇爲之張皇非

之非者也雖然土苴糠秕至道無擇非因於是是緣於非吾之所謂非者庸詎知其眞非耶庸詎知其非非耶吾將以是而問諸觀自在吾將以是而問諸須菩提吾將以是而問諸佛

止止堂集序

司馬將將而辨官材材則人人殊矣余獨持論當世不患無全材而患無眞材文武具足之謂全討平戰克則其眞也概諸華實之辨與其全也寧眞眞者未必全猶足賴也很云得全而失眞矣奚賴邪余則以余未始有知虛已而稽於衆其一將浙將閩島夷辟

易而名之曰虎其三將百粵將三吳將淮海所部推
轂而名之曰儒眞者一而全者三材何可勝用也余
故耽耽而視其殆不然夫以封京觀斥邊庭矯矯虎
臣少保是已彼三良者胡然而儒夫巳氏嘆啃高譚
大而無當夫夫舉肥者二直將登之結繩之前以是
命儒狙而儒冠者也少保由諸生起當戶褎然以經
術鳴禮樂詩書故所服習時而綏帶萃孥挾策操觚
三命專征師中蓄草盈篋余間得其什一約言如鏃
脩言如矛雅言少保炳炳虎文眞儒者事彼哉俚德
儒然乎哉顧文譽者不名儒直以武功掩耳猶之海

岱爲攻孟諸梁父無稱揜之也少保既釋戎事束書
而抵太函蓋悉索舊賦以授梓人有成籍矣余卒業
而太息竊多少保之材之全則其武功吾見其開節
制中機宜猶之乎左氏之謹嚴文足經也則其文事
吾見其清明在中志氣溢發獨觀昭曠冥合章程猶
之乎衛尉不分部而翔驃姚不緣法而勝超忽滅沒
不失馳驅武足緯也其始計也吾任吾眞而已非直
爲名高也者而求全持之久則眞者純出之純則全
者美矣得將如此惡在其不儒諸儒居幕下者若而
人屑滑良士浸假而授之簡或不能贊一辭降材非

殊其由中者異也古昔以全材著者宜莫如三代之
英禹之謨伊之訓周之易魯之春秋作者五人皆吾
所誦法其後則出師二表洋洋乎有莘氏之風蓋壹
禀之鞠躬盡瘁之心成敗勿恤郎孫武穰苴之所論
著曷以尚茲是謂才全三代以下一人耳竊惟兩國
師武臣力豈不桓桓脫令少保當之亦皆勍敵於時
魏受巾幗吳受盟言凡諸帷幄之臣熊羆之士爭避
三舍武侯尚矣宜得擅場卒之鼎足三分而顛趾則
自漢始少保南平閩粵北詘匈奴制勝萬全所向無
敵畏之如虎先後一揆要之武侯不以偏安而貶全

材少保亦不以僨公取大本之匪躬蹇蹇皆所謂不
二心之臣少保能自得師則丈人之長子也儒者之
言不朽其次立功立言彼冒儒名惡睹功見言信少
保兼此而足術斯其不朽也與哉少保引身謝曰繼
光服三尺以勤四方誠不勝狗馬病司馬括我以不
二鵠我以全眞繼光不材敬奉嚆矢以往

玉峴集序

蓋自　上親萬幾給事中恒叔以言取重其負直若
楛矢其持重若省括而釋中黃中窾若奏桑林而解
大瓠其用壯若命脩蛇之神逬太行而徙王屋既而

得請歸臥玉峴之陽官守捐矣言責釋矣庶及閒暇周旋著作之庭直將成一家言以參不朽越在草土始廢脩辭乃今既祥玉峴爲政其所就業益斌斌矣先是恒叔今朗陵有朗陵集入燕市有燕市集幷州而下莫不歌之誦之膾炙之嚆矢之至是則由往者以迄今茲合而成籍命曰玉峴則壺丘畏壘也與哉恒叔辱在新都余受而卒業故嘗以謣謣多恒叔乃今幸得而睹其全蓋時而鳳鳴則非簫韶不儀非岐山不至時而龍德則蟄九淵而翔九天當其特立敢言三事歛袵彌縫主闕繩墨官邪矯矯乎骨鯁之臣

矣其始受民社日治程書不遑退食自公投簡四座抑或稅冠解佩散髮扁舟直以今舍爲梁園以洿池爲濠濮比及三歲業已質成因而馮軾中原睥睨二室登高弔古僊僊乎天游比入掖垣休沐都市悲歌慷慨左荆卿而右漸離至其賦易水以壯逐臣庶幾乎可以羣可以怨矣一旦告歸子舍睨千古而眄八荒顧獨睢盱自如淵潛而不可擾緒餘所出僅僅若干言雲則垂天兩則穰歲雖有斂者曾莫測其所嚮方此其六月息也夫趾者鱗羽者鳳兩者皆希有也顧靈而不神要以詘則尺蠖信則亘天其斯以爲神

龍其斯王四靈而爲之首也恒叔退然自下屬余從弁州而定其文余聞才勝者用才法勝者尚法或以才掩法或以法掩才才羸而法詘則不羈才詘而法羸則不振不振則終靡靡耳不羈者猶或可以範馳驅此長短大小之辨也恒叔以彼其才其才不可勝用求之於注毋爲是拘拘也其變不可勝窮才之所至法亦至焉則其能事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西極至人亦嘗面授之矣有辨才即非辨才是名辨才有佛法即非佛法是名佛法異日而登彼岸其斯爲龍樹矣乎

太函集卷之二十四